



# 首長講話選編

內部參考 严防外传 铅印版第十五期 红代会北京矿业学院  
东方红宣传组編

## 周总理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謝富治同志 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晚，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召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进行座谈，首先听取了代表們的意見，最后作了重要講話。現根据記录加以整理，文內有的地方可能不准确，供参考。

### 陳伯達同志講話

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見，有各种各样的意見，有不同意見講出来还是好的。有些問題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我們有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人觉醒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这次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次革命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一年多来，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适当的估計。

我們是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形势大好。但是，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但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波浪式的。从北京来说，北京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上海好，要落后些。北京大中学生七十万人，工人有一百万人左右。工人阶级，他們运动的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大多少倍，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状态。正在发展，但不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运动有很大发展，北京最早，发展最快，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很多的锻炼，但沒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来及时总结经验，工作做得粗糙，大吵大闹兴趣大，总结经验的兴趣比较少。不总结就

不會很高。那麼，他們到處閒時間多，學習時間少，當小學生，毛主席說，要尊重小學生這種思想。怎样根據毛主席著作，根據毛澤東思想這點問題，考慮降低。這個估計對不對？還有，想壓制別人，壓倒別的一派的思想多，互相爭取這種思想比較少，你們學生本身就有和群眾相結合的問題。毛主席說：「如果和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究竟怎麼結合？你們並沒有研究出方案來。有個時期一說要與工農結合，你們就到工廠去了，工廠工人沒法工作，大人小孩一大堆，擋在車間里，影響工作。說是工人學力，其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還有一個毛病，你們下去不想當學生，而是要到那裏去帶點東西，看對不對？听说你們有兩派，是兩派，還是三派、四派，真不知道。總之，你們把派別觀點帶到工人農民中去了，在工廠農村中不是去學習，而是幾大派，把再進斗争帶下去，搞得人家分裂。是不是有這種情況？當然，你們到工人中去，人起了很大的作用，這點也要充分估計。我們有個意見，你們到工农中去，首先是毛主席，這樣你不會把派別斗争帶去，形成兩大派，影響那里的生產。

去年以來，你們到各地大串連，有很大成績，你們發動了許多革命派、革命小報。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了很多情況，許多我們不知道的情況，這在歷史上會寫上去的。但因為這樣，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极端，容易片面，覺得好象中國各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學生包辦代替。所以，現在留在北京呆了一個時候，就又坐不下来了，又聽第三次大串連的號召，現在扒火車的人是不是已經回學校了？在北京，你們有事實，請富治同志很謹虛地，你們沒有和謝富治同志商量，就搞第三次大串連。有人問你們搞第三次大串連，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沒有這個號召，你們說一定有，我一定沒有。

《紅旗》杂志針對武漢問題寫了插曲論，你們就抓住那個題目，到处抓罪名。你們對具體情況不作具體分析。毛主席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可是你們總不願作具體分析。

最近有這麼一種理論，說全國正處於反革命復辟的前夜。我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年來取得了史無前例的輝煌的勝利，而你們的估計和我們相反，說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的前夜，這自然是你們中少數人、個別的區別有這種估計。這種估計對不對呢？請你們自己想，究竟是你們估計得對，還是中央估計得對？請你們作判斷。如果是你們估計得對，那就說明文化大革命失敗了，這樣把你們也否定了，把你們一年來的鬥爭、大串連，把你們的努力都否定了，這和中央對你們的估計相反，中央說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這種估計是錯的，當然，不是全部的，是個別的一些同學。我看，你們中有些人的這種估計是錯誤的，有這種錯誤的估計，所以思想轉移了，行動也轉移了，有時候想這樣，有時候想到那裏去串，想到處去串，想到處去包辦代替，好像沒有北京的學生，其他地方就不得了了。以前你們出去串連，對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想在那里繼續呆下去，那就全把這種作用走向反面。

有這麼一種說法，不知對不對，大家可以警惕，就是有些地方一些派別斗争，

的爭論，而是無原則的派別斗争，爭論不休，都和北京學生有關係。不知這個說法對不對。這是少數人，有些同學想包辦代替全國革命，這個思想是不對頭的，和毛主席的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相违背的。

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開始你們主導風氣大起了好作用，但後來想包辦代替就不好了。你們有些人學習不够，對毛澤東思想領會不够，就作出了錯誤的結論。比如武漢問題中央作了正確估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寫了一封公開信，這是毛主席批發的。公開信中說：「武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們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導的航道上前进。」

「武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現着一個新的勝利的階段。」

「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凱歌正在鼓舞着全國。」

「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開始了。」

中央是這樣估計，可是有些同學却說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前夜，說武漢表面平靜是不正確的，包含着一場大規模暴亂的危險。這種估計與中央的估計不一致。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漢工作的同志，曾思玉（原沈阳軍區副司令）、劉平（武漢軍區空軍政委），都是中央派去的，可以信賴的，武漢的革命派應當很好地和他們合作，應當信任他們。北京的同學不要去伸手了。這些意見不知對不對？我找一些個別的同學談過，北京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學校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大批判、斗批改，如何與工農相結合，要做痛苦的、大量的工作。但你們坐不下來。當然有些做得不錯，你們的小報有很多好的東西，但還可以做得更好，更進一步。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在文化大革命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開出更灿烂的花，現在你們的花开得还不够旺盛。

你們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內戰外打」，這種口号是錯誤的，說內部有矛盾到外面去打就可以緩和了，這是錯誤的。

還有一種人是想入非非。有個什麼「五一六兵团」，這個組織是秘密組織，是個阴谋組織，不直對着周總理，實際上對着中央，對着周總理就是對着中央，你們知不知道（答：知道。）怎麼辦？（答：要打倒）你們可以對他們提出警告，不要犯這種錯誤。

毛主席說，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大多數干部、相信解放軍。這是我們應當遵循的正確軌道，不要被壞人利用，不要受壞人挑撥。毛主席在延安時給《新華報》題了兩個字「多思」，多多思考，不要头脑簡單化，不要直捷，不要想當然，那不符合辯證唯物論，不是毛澤東思想。

關於畢業生的問題，中央正在研究提出方案，在沒離開學校之前，要安定下來，在學校搞大批判，不要浮動，不要當道ջ渠。

今天講的這些是和你們商量的性質，向你們請教，不對請你們指出來。

##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我們好久不見了，本來在七月二十日武漢事件時就提出想和同志們見一見，听听你們的意見，交談交談。但是後來就拖下來了，一直拖到現在。不管怎麼說，我們是有缺

七二十二日，我講了几分鐘的話，就一貫紙，也被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斗争，弯曲了我的話，这是很不应当的。有的地方革命小將遭受迫害，極長莫及，受莫能助，我們希望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壓制，他們在斗争中提出了“文攻武衛”。我講了，這樣搞了一個字，說成“文攻武守”。在這一篇紙里主要強調了要文斗，要進行艱苦艱鉅的工作，要進行政治攻勢，要使广大群众譴責一小撮人在背後操縱武斗的阴谋。背地裏一定有人操縱，不然誰能到鄧朱楊、朱毛等武器？我找不到，你們能找到嗎？所以一定有人對，北京要帶頭反對武斗，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要帶頭反對武斗。但有幾個人，有少數壞人操縱、支持，如武汉、河南、江西南昌，當權派在幕後操縱，要他們去干地方，有少數壞人操縱、支持，如武汉、河南、江西南昌，當權派在幕後操縱，要他們去幹事，當時頗高興，矛頭是鮮的，很厉害。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暴露他們的阴谋，使广大群众譴責一小撮壞人在操縱、積壞，要在广大群众中暴露他們，孤立他們。提倡文斗，要他們去幹事，提高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在有的地方群众受蒙蔽，少數當權派還能組織那樣的武斗，提高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在有的地方群众受蒙蔽，少數當權派還能組織那樣的武斗，革命派處於劣勢，淡武鬥，赤手空拳，有的小孩都被捉死了，我看了心痛，挑動武鬥，革命派處於劣勢，淡武鬥，赤手空拳，有的小孩都被捉死了，我看了心痛。在这种情況下，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衛”，你要進攻我，我還由得你。我覺得是對的！不然革命派要遭屠杀。你們今天是不是象二七公社那種处境呢？對吧？我覺得是對的！不然革命派要遭屠杀。你們今天是不是象二七公社那種处境呢？對吧？我覺得是對的！不然革命派要遭屠杀。

伯達同志講了有個秘密組織“五一六”，我不重複了。总而言之是不允許的。同志要上山。在一個大革命中首先有人混水摸魚，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從左的方面或者右的方面动摇中央，這個中央是以毛主席為首的党中央，這個中央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工作中可能有缺点，我們力求改正。但是絕不允許混水摸魚。象“五一六”這個秘密組織搞破壞活動的。還有一種廣泛傳抄的反動傳單，署名藏龍、藏虎、伏虎，名稱很怪，毛澤東“請看革命最核心的秘密策略”，到處公開張貼。這個傳單有十來條的，十二條的，二三十條的，总而言之，它是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它很象国民党特务干的，像玩艺儿，《謝副總理，與“五一六”有關係，》可能與“五一六”有關係，我們還不能向广大群众講清楚這個問題，說明這是一種破壞行為。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還有的地方，把我們文革小組分成多少個派。這是不對的。有些地方看法不同是正常的現象，但我們始終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党中央周圍工作。一定要把我和伯達同志說成一派，把康老與其他同志說成一派，我覺得奇怪。我們內部，你們多說？根據什麼？

對孟元祥，我與他沒有什麼私交，在蟠桃有點出天子報以前，我都不知道有這一位同志。她對的，我們全組都支持，錯的不支持。對在座的人都是這樣，你們對的堅持，錯的向你們提出意見，交換意見。我們的意見不一定正確，不正確可以反駁。但不允許開分裂。我以為這裡面有點鬼，是否有一只黑手在裏面？大鳴三紅那個詞道講的有些道理。這只黑手，不僅針對群眾和革命小將，而且还想打我們的主意，那他肯定要失敗的（鼓掌）。對革命小將，他也一定要失敗，因為革命小將是要提高的嘛。應該滿懷信心。主席在作斗争時，總是分析形勢，想兩個方面，充分想到對革命不利的一方面。他向來是滿懷信心地領導中國革命，這一點值得大家學習。如果對形勢沒有正確分析，把自己放在不恰當的位置，就要受挫敗。我們應當滿懷信心來領會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許多文件，來進行这场史無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們不仅是開將，而且還應該是有勇有謀，智勇雙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拿起腳來就走。

現在北航還搞批改嗎？（答：搞！）总是要試點嘛：失敗了再改，總要有點英雄氣概，這也不影響你們搞大批判。還有師大也在搞這個工作，是有困難，但是還要堅持下去。今天話講長了，同志們可能聽膩了，我就此結束。

##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我完全同意伯達、江青同志的講話。我沒有多少話好講的了。當前形勢，不是象你們所說的全國處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講的，大好形勢。江青同志很具體地以比較的方法說明了是大好形勢，我想补充一個事例，就是今年我們重新發表了五·一六《通知》，即去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那个《通知》，接着五月十七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了一篇重要社論《伟大的历史文件》，具有伟大的歷史意義。五·一六《通知》是一個伟大的歷史文件。我想同志們要看形勢，就不能忽視五·一六《通知》和《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發表。這篇文章不但毛主席看了，而且經過主席亲自修改，有的段落是主席亲自寫的。那篇文章不僅講了中國的大好形勢，而且也講了國際的大好形勢。文章講到，經過一年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證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發展有三個里程碑，最後一個里程碑就是我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文章還講到社会主义社會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社会主义學說，但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列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會階級鬥爭的問題，如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夸美紐斯》中說，被打倒的剝削階級時刻想復辟，又在《共产主义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社会主义社會還有小生產，小生產是隨時產生資本主義的。但他不可能也沒來得及解決无产阶级专政條件下階級、階級鬥爭的問題。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承認社會主義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但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後，特別是到一九三六年就否認蘇聯有階級鬥爭，直到去世前一兩年，才有所察覺，但已經晚了。是誰把馬列主義發展到新的水平？就是我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提出了而且解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階級鬥爭，進行革命的問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解決這個問題。這不仅是在中國挖掉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根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而且對世界有巨大意義。文章的最後，毛主席告訴我們，

分人又惊起来，这是不对的。曾、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

提出武装人民是对的，但是首先应该是武装产业工人，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西的。要武装左派，但必须是联合起来的左派。可是北京的工代会几乎要分裂嘛，先打内战怎么能行呢？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制止武斗，制止农民进城。

红卫兵小将们是革命的急先锋，去年扫四团立了大功，现在这样肯定，将来还是这样宣传。现在要求你们继续前进。各地的革命要靠当地的革命群众，武汉的问题就靠武汉的解放军、革命群众、好的干部解决了吗？原来在陈再道的蒙蔽下，干部互相不明显，陈再道揪出来后，马上就有许多好干部被群众揭发出来，三结合有了基础，可能提前解决。这样的事情许多省份会涌现出来。这些地方对全局是前进，还是后退；肯定是前进。搞文化大革命主要靠当地的群众和武装力量，十六条讲得很清楚。北京的红卫兵要出去也是有组织的，中央要调查有关问题，吸收一部分红卫兵参加，出去的要是一派的，意见要一致，统一领导。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组织的去，取得一些经验，丰富你们的斗争；一种是无组织的，自由流动，对各地是个大包袱。据说北京到武汉去了就有两万多人，到处串连，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有的还带着北京的优越感，自由外流对本身也是不利的，是无组织无纪律嘛！北京的红代会已经组织起来了，应该打招呼嘛！清华大学有五千人外出，别的学校也不少，蒯大富还好，他自己说出来了，不知怎么搞到的火车票：要者一下，我可以承担责任。有些人硬挤到火车上，使得不能开车，结果谢富治同志和各大校的头头去车站说服，虽然下了车，可是等真责人一离开，又从另一个门冲进去上了车，影响开车。过去就曾发生过，停过车，有些货物运输受到影响。

现在的最大要求，希望认清形势，北京红代会应该安下心来，学习全国的经验，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组织少数人出去。如制止武斗，阻止夺解放军的枪，冲锋军还要劝阻，动员农民不要进城。这些问题如需调查，也要经过统一组织，从各校找些有关的，如综合性大学，可以起这个作用。有的专业学院，如矿院，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打算把他们派到各煤产地去，抓革命促生产。过去疏通铁路就是铁道学院去的。别的院校将来也可以根据需要有组织地去。总之，大多数留校搞本单位斗、批、改，少数人有组织地出去，抓革命促生产，帮助调查。我们决定有组织地进行。所以要求红代会要有三性，即林副主席所提的既要有革命性也要有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现在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比起我们五四时代的中学生要好得多，不知要强多少倍，几十倍。但大家在组织纪律性方面，一定要遵守，还应该更好。

再谈谈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问题，一九六六年的大学毕业生，从九月份起，仍然基本上跟过去的毕业生的生活。解决生活问题，六七年毕业生比六六年略低一点，但也差不多。现在就着手进行分配，如分配到哪里，哪里接受，你们又愿意去，可以马上去。如接受不了，就暂时留在学校参加学校的斗、批、改。有组织地出去的，也享受这个待遇。这个问题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商量。

希望你们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要三相结合：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按照林彪同志提出的三性的要求，加强革命性、纪律性

和科学性，不断改造自己。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年这样光辉灿烂，相信明年会比现在会更好，王秉康生同志所讲的，“开花结果”了。

## 謝富治同志講話

今天晚上的会講非常重慶，不要看作是普普通通的座谈会。彭德、唐生、江澤同志都出席了。

为什么开这么一个会呢？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好形势，更复杂的有些同志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在思想上对大好形势有一些不统一的看法，所以要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总理来听一听，講一講。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参加的同志有

今天来的主要是大學的，中學的较少。北京有六百多所中學，一个中學多两个，要都坐在这里就坐不下，没法开了。有个建議，希望大學的同志們聚在一起聽聽，安排大家，各自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結合《紅旗》、《人民日报》社論、中央指示，討論一下，仔細地分析一下形势。四个领导同志的講話要整理一个完整的稿子。最好几个學校一起整，不能有利于我的就要，不利于我的就不要。昨天汇报时有的同志听了，文革小組同志批评我，說我北京大批判抓得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得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这我有责任，工作做得不好（周总理：我謝謝你，把中南海的牌子撤了，前几天還直吵得厉害），这也不是我做的事。在北京听不到大中小大批判��、邓、陶，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嚷嚷，打“內戰”。制止武斗上，我也有缺点，但我也講了的，說过了的。希望中學的同志，大學的同志，工人同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結合”，抓革命促生产，要斗争，不要武斗，要把大批判搞好。我們是跟着毛主席的航模，通过报纸发表的社論走，还是沿着哪一學校，哪一個机关什么动态报的一幫形勢分析走，來干扰我們的大批評的伟大战略部署。我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边，得到中央的指示最早，也经常和中央负责同志見面，文革的革命派确实也起过点促进作用，不要受各种各样的干扰，要通过报纸社論，跟中央首長的正式講話走，还是通过一籤聲明，一个分析走；这个不好，一定要按正常的航模走。

首都的红卫兵給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很有 的也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以发表声明，还挂着红代会什么組織的牌子，这就不对了。

抓革命促生产。对军队要有正确的看法，我們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扶助康復的，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支柱作用。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提出“抓軍上場”是一个积极的口号，这和过去所提“抓軍參民”是不同的。总理剛才講了三相統一，三相統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

大联合、大批判我抓得不好，可以檢討，但你們也要支持。还有一个問題，抓革命、促生产的問題，京西矿每天生产一万多頓煤，有个单位丢了四千多斤，打死了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要搞掉这一万多頓煤。（总理：我关心的是就地取材，就地挖煤，和煤分不开。）

分析走？这个不好，一定要按主席的航线上走。

首都的红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有的也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以发表声明，还挂着红代会什么牌子，这就不好了。

拥军爱民，对军队要有正确的看法，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支柱作用，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提出“拥军爱民”是一个积极的口号，这和过去所提“拥军爱民”是不同的。总理哪才排了三相信、三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

大联合、大批判我抓得不好，可以检讨，但你们也要支持。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問題。京西矿每天生产一万多吨煤，有个单位去了四十卡车入武斗，打死了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要搞掉这么一万多吨煤！（总理：我关心的多快路。）多快路和煤分不开。

最后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不准冲的鱼台。建議把上面四位同志的讲话很好学习，不要光写“好得很”的大标语，好好讨论形势，学习一个星期。（康生：你们可以贴这样的大标语：“說中央文革同意大串连是造谣”。）在工代会中也要討論。

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 12 •

## 周总理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谢富治同志 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晚，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召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进行座谈，首先听取了代表们的質見，最后作了重要讲话，根据记录加以整理，文內有的地方可能不准确，供参考。

### 陈伯达同志講話

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見，在各种各样的意見，有不同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問題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我們有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让人民醒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这次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次革命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髓，一年多来，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适当的估計。

我们是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这是毛主席经常說的，形势大好。但是，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波浪似的前进。不但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波浪似的。从北京来说，北京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上海好，要落后些。北京大中学生七十万人，工人有一百万人左右，工人阶级，他們运动的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多，大多少忙，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正在发展，但不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运动有很大发展，北京最早，发展最快，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得到了很多的锻炼，但没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来及时总结经验，工作做得粗疏，大吵大闹兴趣大，总结經驗的兴趣比较少，不总结就不会提高。

革命團體，要四，但你们到处跑的时间多，学习时间少，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差，怎样根据毛主席著作，根据毛泽东思想总结經驗，这方面考虑得少。这个估計对不对？还有，想压倒别人，压倒別的一派的思想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种思想比較少，你们学生本身就有和群众相結合的问题。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究竟怎样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出方案来。有个时期一說要与工农结合，你们就一哄都到工厂去了，工厂工人没准工作，大人小孩一大堆，拥在车间里，影响工作，或是下厂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毛病，你们下去不想当学生，而是要当先生，把派别思想也带下去了，看对不对？听说你们有两大派，是两派，还是三派、四派，誰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思想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在工厂农村中不是去学习，而是把两派斗争观点带下去，搞得人来分裂，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人中去，很多人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点也要充分估计。我们有个意见，你们到工农中去，首先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先

# 周总理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谢富治同志 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晚，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召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进行座谈，首先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最后作了重要讲话。现根据记录加以整理，文内有的地方可能不准确，供参考。

## 陈伯达同志讲话

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我们有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人觉醒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这次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次革命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一年多来，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适当的估计。

我们是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形势大好。但是，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波浪似的前进。不但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波浪似的。从北京来说，北京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上海好，要落后些。北京大中学生七十万人，工人有一百万人左右。工人阶级，他们运动的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大多少倍，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正在发展，但不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运动有很大发展，北京最早，发展最快，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很多的锻炼，但没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来及时总结经验，工作做得粗糙，大吵大闹兴趣大，总结经验的兴趣比较少。不总结就不会提高。

革命闖将，要闯。但你们到处闹的时间多，学习时间少，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差。怎样根据毛主席著作，根据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这方面考虑得少。这个估计对不对？还有，想压倒别人、压倒别的一派的思想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种思想比较少。你们学生本身就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究竟怎样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出方案来。有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你们就一哄都到工厂去了，工厂工人没法工作，大人小孩一大堆，拥在车间里，影响工作。说是下厂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毛病，你们下去不想当学生，而是要当先生，把派别观点也带下去了，看对不对？听说你们有两大派，是两派，还是三派、四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在工厂农村中不是去学习，而是把两派斗争观点带下去，搞得人家分裂。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人中去，很多人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点也要充分估计。我们有个意见，你们到工农中去，首先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先

生，这样就不会把派别斗争带去，形成两大派，影响那里的生产。上层领导，你们到各地大串连，有很大成績，你们发动了許多群众，但有些情况，你们并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

去年以來，你們到各地大串連，有很大成績，你們發動了許多革命派、革命小將，並回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了很多情況，許多我們不知道的情況，這在歷史上會寫上去的。但是，正因為這樣，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容易片面，覺得好象中國各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學生包辦代替。所以，現在留在北京呆了一個時候，就又坐不下來了，又發出了第三次大串連的号召，現在爬火車的人是不是已經回學校了？在北京，你們有事要和謝富治同志商量，謝富治同志很謹慎嘛，你們沒有和謝富治同志商量，就搞第三次大串連。好嘛有人同意你們搞第三次大串連，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沒有這個岩石，你們說一定有，我們說，肯定沒有。

《红旗》杂志针对武汉问题写了精辟的社论，你们就只字不提。对王首道，你们也不提。你們对具体情況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对具体問題作具体分析，可是你們就不愿作具体分析。

最近有这么一种理论，说全国正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我們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來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輝煌的胜利，而你們的估計和我們相反，說全國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这当然是你們中少数人、个别的派别有这种估計，这种估計对不对呢？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你們估計得对，还是中央估計得对？請你們作判断。如果是你們估計得对，就說明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这样把你們也否定了，把你們一年來的斗争、大串連，把你們所作的努力都也否定了，这和中央对你們的估計相反，中央說你們做了很多工作。这种估計是錯誤的，当然，不是全部的，是个別的一些同學。我看，你們中有些人的这种估計是錯誤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計，所以思想就徧徧了，行动也徧徧了，有时候想这样，有时候想那样，想到处去串，想到处去办代理，奸婬沒有北京的学生，其他地方就不得了了。

以前你們出去串連，對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想在那裏繼續呆下去，想包辦代替，就會把這種作用走向反面。

有这么一种說法，不知对不对，大家可以警惕，就是有些地方一些派到斗争，不是原则的爭論，而是无原则的派別斗争，爭論不休，都和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这个說法对不对。这是少数人，有些同学想包办代替全国革命，这个思想是不对头的，和毛主席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违背的。

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开始你们夫唱妇点火起了好作用，但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有些人学习不夠，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夠，就作出了錯誤的結論，比如武汉問題中央作了正确的估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戰員寫了一封公开信，这是毛主席批發的。公开信中說：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中央是这样估计，可是有些同学却說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前夜，說武漢表面平靜是的，包含着一場大規模暴亂的危險。這種估計與中央的估計不一致。應當信任中央派到武漢工作的同志，曾思玉（原沈阳軍區副司令員）、劉丰（武漢軍區空軍政委），都是中央派去的可以信賴的，武漢的革命派應當很好地和他們合作，應當信任他們。北京的同學不要去插手了。這些意見不知對不對？我找一些個別的同學談過，北京有大量工作可做，在學校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大批判、斗批改，如何與工农相結合，要做艰苦的大量的工作。但你們堅不

下来，当然有些做得不錯，你们的小报有很多好的东西，但还可以做得更好，更提高一步。无产阶级革命派應該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現在你们的花开得还不夠壯盛。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内故外打”，这种口号是錯誤的，說內部有矛盾到外面去打就可以緩和了，這是錯誤的。

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有个什么“五一六兵团”，这个组织是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质上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就是对着中央，你们知不知道（答：知道。）怎么办？（答：要打倒）你们可以对他们提出警告，不要犯这种错误。

毛主席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們应当遵循的正确的轨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受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給《新中华报》题了两个字“多思”：多多思考，不要头脑简单化，不要盲从，不要想当然，那不符合辩证唯物論，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中央正在研究提出方案，在没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在学校搞大批判，不要浮动，不要当逍遙客。

今天讲的这些是和你们商量的性质，向你们请教，不对请你们指出来。

##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们！我們好久不見了，本來在七月二十日漢武事件時就提出想和同志們見一見，听听你們的意見，交談交談。但是後來就拖下來了，一直拖到現在。不管怎麼說，我們是有缺点的，應該早一些和你們交換意見，現在晚些了。如各校走入問題，如果早講一下，你們可能接受我們的意見。當然也不一定。清华走了五千人，北大也走了，開始走入我們知道，我們有責任，不能把責任推到你們身上。當然，我們也要有觀察的時間，但如果提早一些提醒一下，可能幫助你們安靜下來。形勢逼人，工作有時移動，不能主動。如今天這個會想八點開會，結果到十點才開。但這同志準備有備，我沒准备，反正和大家交換意見，錯了大家批評。

談形勢，應該有个比較：如果没有比較，怎麼大好形勢，你們不大通，現在與去年這個時候比較，也就是歷史地、全面地看問題，現在是不是大好形勢呢？你們會說去年沒有这么多武斗，今年有武斗，這形勢不好，其實不然。剛才伯達同志講，武汉問題已經解決了，可你們有少數人說那裏問題還大着呢，說那裏形勢不好。說武汉問題已經解決，是基本解決了，還要做大量工作。為什麼說今年的形勢比去年好？去年這時，党内走資派是一小撮，但掌權，還比較強硬，還能調動。而現在他們被搞了。你們同意不同意？（大家回答：同意。）現在有少部分人在背後操縱，挑動武斗。我指的是有組織、有訓練的，專門為消滅造反派的武斗。這些頭領們強了還是弱了？我說是弱了。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号召要文斗，反對武斗。你們想一想，有多少人要武斗？武斗的總是少數人，所以武斗是一種弱的表現。當然有的地方有些損失，有的革命小將、革命群衆，遭殺害或受了傷。但是，同志們想一想，这么一場大革命，能不死傷几个人？我不是說死人越多越好，因為敵人一定要反扑的，還要較量的。如果想的很簡單，認為十年多了怎麼沒完了，我看急不得。兩個階級是要反復較量的。總而言之，這一小撮沒法調動正規軍了。軍隊有命令，不准開槍，他們自己又癱瘓了，只打在背後組織一些人搞武斗。我看了些材料，當初有些沒極實，有可能有夸大，但有的是極實了；我看得很難過。有些照片我不忍看，他們沒辦法，就只好訓練少數人搞武斗，但也不是那麼意願的。我們接到一個人來信，他寫他已經殺了四個人了，他想跑出來投案。我看這事還是實的。他們還有一個心

##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我完全同意鄧小平、江澤同志的指教，我沒有多少話好講的了。我們所調的全國處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而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評的大好形勢與法西斯相比較的方法說這是大好形勢，我想补充一個事例，就是今年我們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那個《通知》，接着五八《通知》，即去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那个《通知》，接着五九《通知》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了一篇重要社論《伟大的历史文件》，具有伟大意義，《通知》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文件，我想同志們要看清形勢，就不能忽略《通知》和《伟大的历史文件》的宣傳。這篇文章不但毛主席看了，而且經過毛主席的修改是直接走寫稿。至這文章不只講了中國的大好形勢，而且也講了國際的大好形勢，經過一來年的工農兵學文化大革命，證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有三十三個里程碑就是我們擴大闡述毛主席的思想。文章還講到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鬥爭的問題，列寧提出社會階級鬥爭的問題，但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列寧提出社會階級鬥爭的問題，又在《工農階級革命和民族資本主義》中說，被打倒的舊的階級是隨時產生資本主義的，最後不可能也沒來得及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問題，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承認社會主義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六年就否認苏联有階級鬥爭，直到去世前一兩年，才有所覺察，並且把馬列主義發展到新的水平！就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毛主席提出了而且解決無產階級条件下如何進行階級鬥爭。並行革命的問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解決這不僅是在中國把掉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根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而且是

他的养身，周恩来同志说：“革命的锻炼胜过，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锻炼出来而不同，青年生下来的时候是可能的、身体健壮。年轻人就不要以为有二十二、三岁才行，应该以生下来就生。千万不要注重，这不可以伤害身体。现在的肌肉在年轻时，从现在开始锻炼，到老了以后，那就锻炼了你的健康。你如果能坚持每天锻炼的话，那对你的体质和精神都有好处。”周恩来同志对中国的青年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朋友说，但有的人不认识，周恩来，一个“伟大的”的伟大人物。虽然他最近已经辞去他的政治职务，但他们仍然记得他，特别是“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的领袖。这样有形的接班人，周恩来对林彪和毛泽东，他也是他的崇拜者用心。周恩来自己“一二·九”运动，“把矛头对准山西，你们不懂的丘山，一个一个地消灭”。  
到1938年在最困难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不产生强有力的领袖和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和苏联如此辉煌的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革命。有人问周恩来自己在山西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领导。第九次，一个美国人，李普曼想通过他的采访，毛泽东思想的工业化革命，但是他的中国工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革命，他不能理解。他问周恩来：“毛主席为什么这样重视山西的工业呢？”周恩来回答说：“毛主席为什么这样重视山西的工业呢？”毛主席也是他所代表的人民的革命，他不能理解。毛主席也是他所代表的人民的革命，他不能理解。

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很忧愁，我们对国民党是怎样学习的，是怎样地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宗教政策学习了多少，了解了多少，健全了没有，违法行为多少，破坏地想一想。不要光想思想问题，政治问题。不要老认为自己革命而忘记了，他们右派的两面主义，奸奸他一想，就会发现不能那么回事，要十分八九分真。要十分九九真。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激情斗争。我们把田英英抓进监狱，有假正直，有各种煽动。有名气分子，这都激怒他们的文化大革命，使人激动心情，他们不用招我们的点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糊弄我们吗？就看近一个监狱监狱我们受了一番折磨，不是毛主席压倒。而是邓小平的话，隔断不了新民主主义思想。说是邓小平毒蛇，毛泽东健将，毛泽东语录有三十三节，周恩来也是三十三节。说乱什么人干的呢？是小鬼们闹的，许《展望》杂志的美国特务闹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给别人以鼓舞。不但没有资本主义的政权，而且国外敌人也在活动，这些活动者们已经亡了。所这个老想他们的命，这不帮助他们强大。这说明我们影响好大，谁到公奇然好了。做人肯定要反对，这不表示

第三，我们肯定要灭亡，这要同志们进一步提高警惕。

## 周总理講話

朋友們，敵友們：

（志們）：战友們！  
我完全同意剛才劉志、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的講話，我只想補充兩個問題：一個是  
一個是军队的問題。

关于形势，要从客观情况发展出发来分析形势。南下后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讲形势大好。为什么大好呢？江青同志把现在的形势与去年作了对比。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斗争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先闹全国，进行大串联，北京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赞赏了的。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指出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从上海开始，马上席卷全国，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阶段更深入了。从两条路线斗争、革命

……到香港出了《刘少奇语录》，这证明我们批判刘、邓、两搞对了嘛！再如广州多次要开枪，被我们的工人同志很快地把枪夺过来，另外一边埋伏的警察纷纷上手，“结果吓得敌人目瞪口呆，下令警察把枪放下，外边有警察来支援，工人也要警长们不要进来，警长也照办了，把枪也缴了。最后李秉德答应了工人同志的三个条件，取在边界上挂毛主席语录牌，可以带《毛主席语录》自由出入边界。回来时把枪放在美帝、英帝，都是如此嘛。

大好形势的情况下，可是有的说：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那就是刘、邓复辟了，你们对毛主席领导的军队看得这样坏；我就不相信刘、邓有这样大的作用。这是动报纸的言论，是西方的语言，是敌人说的话，是帝、修、反说的话。有的以为武汉出事，全国各地都有陈再道式的人物，哪能有那么回事？就象那时批判胡锦林就到处揪谭，哪里那么多？

有人说，在很多地方出现武装暴乱，造反派的任务就是武装自卫，提出要揪出军内一小撮武将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估计都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跟文革小组讨论了，为思想上跟我们这样相反呢？昨天晚上你们讲，在北京不能搞武装斗争，因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谢富治同志领导的，更不能夺军委的权，所以要到别的地方去搞武装斗争，揪谁，怎么把解放军估计得那样严重，把刘、邓、两的力量估计得那么大。这与事实全相反。本来围攻王力同志的，首先是公检法，然后是“百万雄师”，最后是独立师的一部分，这回了，最后把王力同志架走了。把王力同志救出来的，也首先是解放军。武汉问题揪出来后，独立师只做了半天工作就调出武汉三镇。这是毛主席的威力。现在的夺权斗争是一个形势，向广度、深度发展，就是先经过军队的支持，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然后过